

和漢文類

京都府學務課編纂

二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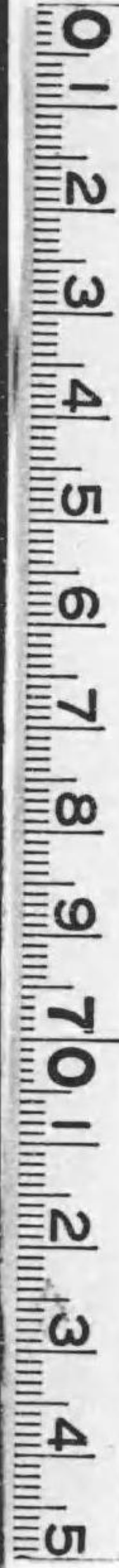
下

特279-133



特279

33



始





和漢文類二編下卷

京都府學務課 編纂

一 仲哀天皇八年秋討熊襲不克明年春 天皇崩皇后攝軍

遂征新羅親令三軍曰寡而勿輕強而無懼暴悍勿赦降服勿殺
勝者必賞走者必罰冬十月三日發和珥津直抵新羅旌旗蔽海
鼓吹震地新羅王驚服面縛來降叩頭請曰自今而後永為餉部
春秋調貢勿敢或懈或曰斬之皇后曰人已降服殺之不祥乃解
其縛為餉部遂入其都封重寶府庫收圖籍文書樹矛於城門而
還從是新羅調貢不絕高麗百濟聞之亦來降於是三韓悉服

(皇朝言行錄)

和漢文類二編下卷 京都府藏版

二臣聞親之最親莫親乎父子之親而有時而疎懼之最懼莫懼乎讒謗之懼而無日不深故殷高之明聖不能照孝己之無辜梁武之慈仁不能恤子統之幽悶是古今之所以同愍惻也今臣不幸類於此焉臣嚮奉 旨入獻山捨身於佛氏則以謂長挑法燈于良位鎮護於 鳳闕矣豈復慕顯榮於玉牒哉時適膺九六之運逆臣跋扈倣擾 皇紀 陛下赫怒爰整其旅乃命臣以相外之寄臣乃謂業已歸空門寧復入修羅界乎欲懇辭者數矣既又以謂釋尊雖稱棄恩而為摩耶修冥福也况今 君親有旦夕之急而忽乎不顧居然偷安山林耶十方佛土不容不孝不忠之弟子也必矣即幡然改志脫迦黎而鍤衣投鉢盂而刀弓將奔命乎疆場也六師未整變起蕭牆事機倉皇遂以致有隱岐之

幸臣亦伏匿於南州日夜西望飲泣搥腕以思誅戮鯨鯢奉還乘輿然中原盡為豺狼場而所賴者唯有河內一城屹不拔耳乃移檄四方招募忠勇賊臣罪惡已盈貫神怒人怨 陛下龍飛於舟上山義旗雲從兇逆頓滅復位 北極不失舊物億兆臣庶再覩天日普天同慶率土共歡中興之業可謂盛矣臣亦得伸區區之志乃以謂宜速歸故山永脫堊累也不意賊軍連播之將寅緣宮闈妄邀戰賞姦詐百出伎害忠良所謂前門禦虎後門進狼也今也雖凶賊殲滅天下始定而有功未盡賞人心抱疑懼焉若有覬覦非望者乘此際而起則禍患未可量矣臣竊寒心於此不能飄然而去令姦臣得藉口以離間天倫之至親已且陛下慈明雖過於殷高梁武遠而臣素行則不及孝己子統以自

貽伊戚也。嘻乎身辱名污。固不足惜矣。而猶且哀哀號泣于蒼昊者。以思慕之情。切于夙夜。而不忍去藩屏。縱兇賊故也。臣幼而違養生母。絕援六宮。今也待罪于請室中。惻惻惻惻。欲剖方寸見丹心。而誰因誰極。外朝諸臣亦靡有一言為臣雪寃者。雖因臣之不為賢者所與。而又足以見無有私黨也。願聖明熟察。垂慈惠焉。古人云。先事而言。雖忠而不信。悲乎適足以自禍也。臣生不得遂殉國之志。則雖死之日。將戮力虜幽冥之中。剪滅兇逆。以報罔極萬分之一也。臨書血淚。恐惶以上。

擬皇子護良獄中
上書源勤

(日本文鈔)

三藤原鎌足。一名鎌子。本姓中臣。天兒屋根命之後也。皇極帝三年拜神祇伯。稱病不就。退居三島。孝德帝龍潛之日。素重鎌足。敬

待特異。鎌足深感知遇。陰通翼戴之意。帝大喜。當是時。蘇我入鹿挾不臣之心。闕闕神器。鎌足慨然有匡濟之志。竊察宗室諸王有為之主。乃屬意於天智帝。然不能通情。一日陪帝蹴鞠於法興寺。帝靴隨鞠而脫。鎌足跪奉之。帝亦跪而受之。自是相善。俱布肺腑。無所伏藏。然恐數會人生嫌疑。託學周孔之道於南淵先生。每相往來。密謀于路。無計不相協。鎌足曰。成大事者。不可無毗補。於是薦蘇我石川磨。佐伯子麻呂。葛城稚犬。養網田。相共定謀。四年六月。三韓入朝。天皇御大極殿。入鹿入就位。天智帝先斬入鹿。子麻呂等相繼而進。遂斬殺入鹿。其父蝦夷亦伏誅。孝德帝立。以鎌足為內臣。授大錦冠。增封若干戶。白雉五年。授紫冠。增封戶。天智帝二年。鎌足疾病。帝使大海人皇子就第。賜大織冠。授大臣位。位在

左右大臣上賜姓藤原氏翌日薨葬於攝津阿威山後改葬大和多武峯明治七年賜號談山神社列別格官幣社和氣清麻呂備前藤野郡人其先出自鐸石別命舊姓磐梨別公神護中授勳六等改賜姓吉備藤野和氣真人進從五位下遷近衛將監封五十戶景雲三年又改賜姓輔治能真人為因幡員外介清麻呂為人抗直有不可奪之節是時帝寵僧道鏡為法王道鏡竊畜不臣之志太宰主神中臣阿曾麻呂希旨矯神教曰道鏡踐帝位則天下太平帝乃命清麻呂詣宇佐受神教臨發道鏡按劍瞋目眦清麻呂曰大神欲使我即位事之成否汝于使者之一言汝使我得所欲得則授汝太政大臣如違我言則誅滅立至矣既出有路豐永謂清麻呂曰道鏡登天位吾何面目事之吾將與

二三子從伯夷而游矣清麻呂感憤矢死而往詣宇佐默禱終夕還奏于朝曰神憑臣曰我國家開闢以來皇統一系君臣之分定矣道鏡何為者敢覬覦神器大逆無道罪不容于誅矣帝默然百官失色兩手握汗道鏡大怒曰清麻呂矯神教欺罔朝廷改姓名別部穢麻呂流于大隅潛遣人殺之于途俄雷雨晦冥受命者猶豫會勅使來赦參議藤原百川愍其忠烈割封戶與之光仁帝踐祚竄道鏡于下野復清麻呂姓名召還之明年復本位為播磨員外介遷豐前守延曆中至正四位十八年薨贈從三位嘉永中孝明天皇追賞其忠烈贈正一位賜號高雄山祠曰護王大明神明治七年改號護王神社列別格官幣社鎌足匡濟和氣忠烈瓊矛餘滴

四平將門積惡彌長宿暴暗成猥招烏合之羣只宗狼戾之事

冤國宰而奪印鑑。領縣邑而事抄掠。輕狡之黨。愚蠢之徒。或欲免一朝之辱。自赴勸誘之屬。或擬延片時之命。多入劫略之中。將門不顧微分。還忘朝憲。遂恣叛逆之意。更夾窺窬之謀。縱有帶甲之千萬。何犯畫象之化。縱有驍勇之數百。何越紆帶之城。獨知井底之廣。空忘海外之守。開闢以來。本朝之間。叛逆之甚。未有此比。適懷暴心之志。空遇殄滅之殃。皇天自可施天誅。神明何有祕神兵。抑一天下。寧非王土。九州之內。誰非公民。官軍黠虜之間。豈無憂國之士乎。田夫野叟之中。豈無忘身之民乎。者左大臣宣奉教。宜仰國宰。若殺魁帥者。募以朱紫之品。賜以田地之賞。永及子孫傳之不朽。又斬次將者。隨其勲功。賜官爵者。諸國承知。依宣行之。普告遐邇。令知此由。符到奉行。

天慶三年正月十一日。員外從五位下。左大史。尾張宿禰言

鑑。右中辨正五位下。兼行內藏頭。源朝臣相臈。

太政官符道東山
應找有殊功輩加不次賞事 (本朝文粹)

五 離家三四月。落淚百千行。萬事皆如夢。時時仰彼蒼。

自詠 (菅藻)

六 家康在參河。有犯禁者二人。其一弋于園。其一網于濠。皆被拘繫。牙兵鈴木久三。欲諫之。未有路。乃故矯令。取池鱒鯉。煮而食之。他日家康觀於池。守者告故。家康大怒。欲手斬久三。久三入。張目罵曰。噫。暗主以禽魚易人。惡乎得為天下主。家康大悟。拋刀而入。遂釋前二人。召久三褒之。後語人曰。直言之功。愈一番槍。

(皇朝言行錄)

七毛利元就病將死。致諸子於前。呼取箭數條。一如其子之數。乃手自糾為一束。極力折之。不能斷也。單抽其一條。隨折隨斷。因戒曰。兄弟猶此矢也。和則相依濟事。不和則各人各敗。汝等銘心勿忘。次子隆景進曰。夫兄弟之爭。必起於欲。棄欲思義。何不和之有。元就悅以為然。顧餘子曰。宜從仲兄之言。（皇朝言行錄）

八昔日畫工有良秀者。善畫佛像。一日隣家忽失火。延及其家。秀不顧家財器物。倉惶趨出門外。人皆以為驚怖失措。置秀觀火。嘉歎者久之。乃顛首揮手。左右瞻視。歡喜踊躍而已。見者驚怪。以為狂。秀曰。吾自幼至今。繪不動尊像。不知其幾千百幅。然當其畫。火焰筆澀氣禿。卒不能如意。今我忽得畫法三昧。不自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耳。我豈不愛資財。意不能以彼而易此耳。立傳其畫。

以為至寶。夫画學小藝耳。然非專心致志。唯畫之耽。不恤其他。若此。則自不能臻其妙矣。學者為聖人之道。如存如亡。或作或輟。悠悠歲月。卒不能造其藩闕。况於入室與乎。亦秀之罪人也。予適讀俗間所傳物語者。得良秀事。乃不勝慨歎。因為學者表而出之。

記良秀事
伊藤仁齋

（今古三十六名家文鈔）

九禾失曾知秩。中心豈忘忠。里魚穿浪鯉。江鳥度秋鴻。火盡仍為燼。山高自作嵩。色絲辭不絕。凡虫泣寒風。

字訓詩
子時嘉祥
九年秋

清原真友
（本朝文粹）

十三份出廬兮。諸葛已矣夫。一身入洛兮。賈彪安在哉。心師貫高兮。而無素立名。志仰魯連兮。遂乏釋難才。讀書無功兮。操學三十年。滅賊失計兮。猛氣廿一回。人譏狂頑兮。鄉黨眾不容。身許家國

兮。死生吾久齊。至誠不動兮。自古未之有。古人難及兮。聖賢敢追陪。

己未五月。吾執拘送關左。馬角羝乳。歸期無定。諸友謀使浦無究肖。吾像吾自贊之。顧無究知我者。豈特寫吾貌而已哉。况吾之自贊乎。嗚呼。吾去矣。諸友對此。宜為隔世想。吾即磔市。此幅乃有生色也。松陰二十一回猛士自贊（興風集）

士排雲手欲掃妖熒。失脚隨來江戶城。井底癡蛙過憂慮。天邊大月自高明。身從湯鑊家無信。夢斬鯨鯢劍有聲。風雨他年苔石面。

誰題日本古狂生。

賴三樹（興風集）

三壽永癸卯之秋。岐蘇將入洛。平族奉安德帝。遁至紫陽。以太宰府為行在處。時維中秋。月白風清。宗盛及諸卿皆遊府之管廟。詠

倭歌以摠旅懷。其興不可盡矣。時上總惡七兵衛景清。擐甲執兵。三發鬪敵。廟門之外。華表之邊。疾走不息。諸卿愕然。以為彼也。失心。宗盛使人召之。景清即來。宗盛謂曰。居吾語汝。死生有命。興亡有時。借使戰無得利。暴骨沙磧。為士者豈變平生之志哉。汝視吾家將傾。而方寸亂乎。非耶。景清對曰。不然。伏惟源氏以艸萊貶謫之身。勃興於邊鄙之遠。使帝及吾諸君不安皇都。遁在茲地。天運何至此乎。九國二島。召之不來。蓋皆歸心於源氏也。方是之時。吾諸君當務之急。只在軍謀。而不在倭歌。倭歌蓋治世之一技。非亂國之所先。然諸君處治。忘亂。專以倭歌管絃為事久矣。近日禦寇之計。未聞有如倭歌之綺麗絕妙者。弓劍之術。又未見有如絲竹之鍛練精熟者。然猶耽於倭歌管絃。若今夕然。則明日若有菊池

松浦等黨掩襲無備邂逅驚擾何以敵之。臣賤陋之至。雖不知倭歌及管絃。而幸未污名於戰場。方今欲復與大軍相戰。宜伸船中久屈之膝。以習奔馳。是臣之所以疾走不息也。方寸曷亂。伏冀諸君亦停倭歌管絃。而從事于軍務。不然必至於壞名喪家。以辱祖先。可計日矣。悲哉慘哉。狂妄之言。豈不忤旨。繇是賜歿。亦所不辭。臣奚杜口。因而下淚。滿堂無語。

竊按箕子亟諫高辛不聽。而卒佯狂。景清欲諫平族。未發而先佯狂。以人言之。箕子固非景清之所效。以忠言之。景清亦庶幾乎。審其所言可以知之。嗟夫宗盛。戇而且怯。其餘諸將。口尚乳臭。假令孳孳運籌。恐未濟事。矧溺心於詩詠管絃。而不純於軍務乎。夫軍謀蓋不可不專壹焉。豈與常事相紛綸哉。故諸葛武

侯說將之四欲曰。心欲一。瓊山丘氏說出師之律曰。事有常變。而恭敬之心。則無往而不存焉。其行軍之本乎。蓋亦主一也。我南木氏亦云。凡將帥之發軍。必須無思他事。僅有他思。則誤。皆不二其心者可見。而今平氏無一人識之者。何以督兵。宜乎景清之不勝憤懣也。且知其沈痼不可常談。以砭得之。故號呼奔走。以至驚衆。其設心亦切哉。詩曰。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其景清此舉之謂乎。俗傳平族淪喪之後。斯人學晉豫讓。有始有卒者。乃如此。可謂忠厚之士。

上總 景清

(國朝諫諍錄)

三 正朝觀萬國。元日臨兆民。齊政敷玄造。撫機御紫宸。年華已非故。淑氣亦惟新。鮮雲秀五彩。麗景輝三春。濟濟周行士。穆穆我朝人。感德遊天澤。飲和惟聖塵。

元日應詔
藤原史(淡海公)

(本朝一人一首)

古今茲天保辛卯夏初玉井生自南紀來盛談熊野捕鯨事曰鯨之來每在冬春間羣漁預具走舸以俟聞螺鳴輒發疾如電各載三人一人操櫓一人持鏢一人瞻旄旄長三丈漁長執之立高岡上麾之右衆舸從而右麾之左亦從而左進退分合惟旄是瞻往逆鯨於洋中鯨來若山嶽之移噴沫成雨不可嚮邇乃轉出於其背鼓譟怖之驅入灣內衆舸從之爭擲鏢攢於鯨背及鯨創重將斃募一壯夫入水刀屠其腹貫索而出繫之以兩大船邪許曳之比至沙際金鳴舸散乃置酒饗衆賞先登及入水者各與十金餘有差云余聞而壯之以為雖赤壁采石之戰何以過之其紀律之嚴進退之節及高募重賞得人之效力似深於兵法者矣鐵研子

曰余因之有所慨也方今昇平二百有餘年上下恬熙兵不講者久矣或講之亦不過席上空談耳噫兵戎地也而易言之幾何不為馬服子之續乎滔滔者天下皆是唯有此捕鯨之事差強人意兵失而求之於漁不亦異乎然沿海之地數千萬里其能如熊野者亡幾何也漁且然況於兵乎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則危欲天下之安而不危唯當不忘戰已故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講也是以西土聖王因蒐狩田獵以講武習兵未嘗一日忘戰此詩人之所以美車攻吉日也彼周尚文之邦猶且然况我邦以武立國而此獨不及彼可耶且當今西北國有鄂羅斯之貪英吉利之暴並長舟楫視波濤如平地駸駸乎吞併諸國其為鯨鯢也大矣豈可弗講逐捕之術哉余有海防之策藏之久矣未肯示人也

今聞捕鯨之事有足相發者因為之說。

捕鯨說

(今古名家文鈔)

五建酉星初轉除濕金正王滿江鴻翼足平陸菊叢秀定識幽閨
女執梭織錦章破簾蟲網薄危牖月光涼成雨葉敲亂收芳草色
黃開書周覽候閉戶歎潘郎。

奉試賦秋興以建除等十

(本朝一人一首)

二字居句頭治文雄

六工藤銅拍秩父鼓幕中舉酒觀汝舞一尺之布猶可縫况此線
車百尺縷回波不回阿歌心南山之雪終古深。

線絲

(日本樂府)

七兒島高德陣熊山也賊兵來攻高德以十餘騎當之被創墜馬
者二賊兵馳來斫之高德從子和田範氏杉崎範家赴救扶載而

歸創甚幾歿父範長勵之曰在昔鎌倉權五郎為敵射中其目不
拔矢三日索射己者遂殺之今汝小傷而委恭若是何能任大事
高德乃蘇曰速扶上馬出沒戰範長乃以餘兵十七騎突進賊兵
遂退。
(皇朝言行錄)

六蠹魚曾醉古人糟亂帙環牀擁敝袍貧賤中本無敵詩酒場
裏敢稱豪借鈔欲補家書乏細寫元緣紙價高堪笑儒流太早計
一鷄未割礪牛刀。
自朝 (月洲遺稿)

五尚齒之會時義遠哉源起唐室會昌白氏水石之居塵及皇朝
貞觀南相山林之窟傳來數百萬里絕後九十三年藤亞相者儒
雅宗匠國家耆德憶舊遊於七叟訪芳躅於二方大相國尊閣聞
之嘉歎矣乃見贈倭漢兩會寫真畫障各一張容鬢皆顯於後素。

詞句足知其中丹。亞相悅之。顧示云。吾黨數人。生涯日暮。其寬老志。須慣古賢。東山別業。有水有花。水可與人心斟。而不竭。花欲與我道。久而彌芳。暮春三月。煙景最好。風舞詠詩。不亦美乎。於是雲開兮入澗戶。鳥迎兮昇林堂。座以鬢髮而居。情因詩酒而暢。及至山漏既盡。詩舞典酬。猶且傷水移榻。陰花銜盃。傲然怡然。忘吾生復將幾時耳。當斯時也。君子大夫之心。在敬老者。情見其逍遙。動履之拔俗。僉以為王尚書之蓮府。麗則麗矣。恨唯有紅顏之賓。愁中散之竹林。幽則幽矣。嫌殆非素論之士。未若此會。首上皆霜。膽中共露。進談王道於樵路。退泐風情於雲心。一觴一詠。養性其間焉。文時少於樂天三年。猶已衰之齡也。遊於勝地一日。非是老之幸哉。重之以敘事。誰敢謂當仁。慙無外孫之詞。猥從曾祖之蹤。各賦

六韵。兼應寶錄云爾。

暮春藤亞相山莊尚
齒會詩 管三品 (本朝文粹)

一 筑海颶氣連。天黑蔽海而來者何賊。蒙古來。來自北。東西次第期吞食。嚇得趙家老寡婦。持此來擬男兒國。相摹太郎膽。如甕防海將士人。各力。蒙古來。吾不怖。吾怖關東令如山。直前斫賊不許顧。倒吾檣。登虜艦。擒虜將。吾軍喊。可恨東風一驅附。大濤不使羶血盡膏。日本刀。
蒙古來 (日本樂府)

二 井戶龜右衛門增田藏人。皆細川氏臣也。藏人資性豪縱。食錄六千石。而家計極乏。龜右衛門嘗受托其父。數箴之不聽。無幾藏人役江戶。奢靡滋甚。龜右衛門憂之。以為箴之不以計。彼終不悛。料其交代將還。間行至桑名。伺其過驛。策馬而東。如將赴江戶者。

藏人見之曰。卿非龜右耶。曰。事急不得緩語。怒馬馳去。藏人回馬迫之曰。平日交誼。豈容如此。執其轡不縱。龜右衛門乃下馬曰。將軍將有事于大阪。藩兵刻日赴會。藏人愕然曰。吾無儋石之儲。卿所悉今日之計。將如之何。龜右衛門顰蹙曰。吾屢戒卿以奢侈。而卿不省。今悔何及。藏人泫然淚下。龜右衛門視其窘甚。乃曰。前言聊試卿耳。雖然。方今天下恟恟。志士當豫為之備。而卿放奢無度。一旦中原有事。豈可垂涕而止乎。諺曰。冬衣裁于夏。雨傘製于晴。卿其思之。藏人感悟。自是勤儉。以奉國為務。後三年。大阪之役。作藏人率兵數百人從焉。蓋龜右衛門切憇之功也。

(皇朝言行錄)

世北條相州禪門之士人某。有母性至躁急。一日暴怒將毆士人。

誤倒於地。身少覺痛。士人謝罪。母不勝其怒。往白禪門曰。我子毆我。令倒於地。禪門驚問士人。士人曰。誰為此言。禪門曰。汝母之所訴也。士人輒引咎不辯。禪門以為不孝甚矣。即當流刑。母聞之而心憂。又往白禪門曰。前言乃老婦為怒氣所汨而失之也。實則我子不毆我。我將毆彼。誤倒於地。彼無罪。願宥流刑。言訖收淚。禪門笑召士人謂之曰。汝不毆母。何自誣乎。士人答曰。母已言為小人所毆。小人若曰不然。恐使母有妄誕之誚。故受其罪。禪門嘉歎。不輟。自謂得人。因增其秩。終身寵遇云。

(脩身叢語)

世藪內匠。初稱與次右衛門。仕中村一氏。屢有戰功。內匠為人沈深。有器局。豐臣秀吉之伐北條氏也。一氏從攻山中。拔之內匠先登。渡邊了次之。了背旗甚大。秀吉登高望見之。以為了先登。賞了

以先登之功。內匠不敢爭。既而一氏賜二人祿各三千石。特賜內匠以見米。吾邦俸祿之制。大率十分之四。了心不平。遂致仕去。臨去。遣价內匠曰。願與子相見于郊。內匠即往。了馬上橫偃月刀。邀內匠勞之曰。吾將遠行。不可不與故人設。然故人中可為設者。獨有卿而已。因捧刀曰。聊寓別意。卿幸善藏焉。言恭而色怒。內匠神色自若。進受刀曰。吾亦且贖卿。乃拔佩刀與之。而別人皆壯之。慶長五年。東照公討上杉氏。一氏得疾日篤。曰。方今可托吾兒子者。非內府而誰。乃使內匠通款。公許之。一氏令弟一榮率軍從公于關東。既而石田三成等起兵美濃。一榮還軍。內匠從一榮至美濃。池田輝政。福島正則等將攻岐阜。內匠聞之曰。在昔豐臣氏之軍。我兵每為之先。乃與武田又六野一色賴母。詣軍監請為先鋒。

正則在坐。驕豪負氣。罵曰。一榮小兒。口吻猶黃。欲敢為先鋒乎。詰旦之事。有正則在焉。叱之使退。又六賴母相顧而退。內匠憤激。不甯去。謂正則曰。往日式部之在軍也。公特一偏裨耳。今日以式部不在。抗顏自大。無乃為無鳥鄉蝙蝠乎。正則大怒。欲斬之。眾救而解。聞者稱其抗直。九月十四日。從擊宇喜多氏。石田氏兵於株瀨川。破之。追而涉川。遇伏不利。及事平。一氏既卒。嗣子忠一年少。放恣無度。殺其老橫田內膳。舊臣不服。往往逃亡。內匠亦去隱京師。初內匠與福島正則爭先鋒也。細川忠興亦在坐。深重其為人。至是厚聘招致之云。明良洪範。忠一殺其老。橫田內膳。據藩翰請。

數內匠

(名節錄)

苗閣齋嘗問羣弟子曰。方今彼邦以孔子為大將。孟子為副將。率

騎數萬來攻我邦。則吾黨學孔孟之道者。為之如何。弟子咸不能答。曰。小子不知所為。願聞其說。曰。不幸若逢此厄。則吾黨身被堅手執銳。與之一戰。擒孔孟以報國恩。此即孔孟之道也。後弟子見伊藤東涯。告以此言。且曰。如吾閩齋先生。可謂通聖人之旨矣。不然。安得能明此深義而為之說乎。東涯微笑曰。子幸不以孔孟之攻我邦為念。予保其無之。

（先哲叢談）

葺賀藩山寄子重之家。有一佩刀。曰切銃。高祖閑齋翁所佩也。余在賀時。子重嘗語余曰。天正中。我閑齋翁與敵戰于越前長泉寺下。有步卒手銃而來。欲以狙擊翁。將發。翁以刀逆擊其銃。銃口隨手而墜。并擊其人仆之。乃持其銃口還視衆。所謂切銃刀是也。自後。立立寶而藏之。謂其利雖龍泉太阿莫若也。子以為何如。余聞

之笑曰。然乎則此刀亦平平者爾。何能為。子重愕然曰。子疑吾言乎。事固不誣矣。余曰。非敢疑也。昔李將軍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沒矢。他日射終不能入。夫以射石沒矢為利鏃之故。則他日射之何不能入。蓋志之所向。氣從之。以為虎而射之。則志專而氣精。以為石射之。則志分而氣散。兵之利鈍。所以異也。今此刀也。非不銳矣。然其切銃者翁也。非刀也。何者。卒然遇敵。而與之戰。呼吸之間。或生沒矣。當此之時。其志專一於向敵。而一身精銳之氣。左右奔衝而湊之。夫如是也。貫天地。透金石。亦何難之有。李將軍既以此射石。而矢輒入之。其於翁之切銃也。何疑。由是觀之。此刀之利。常有於天下。苟有翁之勇於天下。其切銃者。豈獨此刀而已乎。吾故曰。切銃者翁也。非刀也。此刀亦平平者爾。子重恍然自失。

曰。然則此果不足異而傳之耶。其實而藏之亦非與。余曰。何為其然也。先祖之遺物在家。其為子孫者。寶而藏之禮也。然為其異之在刀而傳之。孰與為其異之在先祖而傳之。徒尚兵刃之利而藏之。孰與奉揚先祖之烈而藏之。夫射石沒矢。古今以為李將軍之能。未聞有以為利鏃之故者。子獨不以是事為翁之能。而顧此刀之利為尚耶。蓋復屈刀之利。而伸翁之能。使後之子孫知兵刃之銳鈍。在志氣之銳鈍。而志氣之勇是務。其所操皆切銃之刀也。不亦善乎。子重曰。善矣。是歲春。自賀送書告余曰。苟得子之言。與刀俱傳。利於子孫。是吾願也。因書以貽之。

山寄氏切銃刀記
室鳩巢

(今古三十六名家文鈔)

其毛利元就嘗酒間慨然言曰。凡英雄以身繫天下治亂者。求友

於千載之上。即同世而生。志合則天下治。志不合則天下亂。又嘗問左右曰。吾於前世。人主可比於誰。有一儒士對曰。可比周文武。元就笑曰。吾乃今知不若文武也。文武之臣。豈有面諛如汝者哉。

(皇朝言行錄)

其文不必傳也。以人傳也。苟非其人。雖或藻思綺合。炳若錦繡。然徒為眩耀。以資玩好而已。何足尚哉。宋武穆王。以蓋世之雄。當厄運之會。歷二百餘戰。其欲報國讎。圖恢復之心。雖萬死而不悔。此其忠烈赫赫。照人耳目。固有不容待論著者。至其為姦檜所陷。冤死獄中。遺憾千古。亦莫不使忠臣義士。為之感慨歎息。以至泣下。嗚呼。義理之感人心。有不可誣者如是。夫今幸遺文之不泯。雖片言半詞。猶將珍而傳之。况其詞理通達。音節鏗鏘。使夫忠誠之心。剛

大之氣沛然流於肺腑而溢於文字者乎。然則斯文之通雖兼以文辭之美可也。直清又按王歿時年三十九。其養子雲與王同歿。餘移嶺南。其後孝宗召還。皆官之。第三子霖子珂。好學有文行。乃追悼祖。寬著顛天辨誣集。天定錄上之。則其後嗣相承能述乃祖事如此。此王之所能得而檜之所不能得也。蓋善惡之報。至於子孫。則其定也久矣。若夫追贈之榮。封謚之寵。固非王素志。而其赫赫者。亦不由此。則可置而勿論焉耳。

宋岳武穆王著述跋室鳩巢

（今古三十六名家文鈔）

其人皆憤淮陰侯之冤死。余獨幸其冤歿猶勝叛歿。何則。侯之病在索價太高。望報太厚。故未有寸功。而先拜大將軍。漢王未帝。而先自王齊。項羽未滅。而先要封楚。漢之所以報侯者。既盡矣。莫復

加之。他日欲使侯任征討。惟有賞以帝位耳。否則侯不可使也。夫有臣而不可使。猶無臣。故漢殺侯。不必問其叛與不叛。況其不叛。未可保乎。彼視漢廷將相猶小兒。一日無高帝。豈肯俯首事幼主哉。亦將舉兵曰。欲為帝耳。叛而歿。曲在我。不如冤歿曰。曲在漢。故曰。冤歿幸矣。當時漂母之言曰。我哀王孫進食。豈望報乎。此語溪中侯之病。苟有志於救民。無意于望報。則豈至冤歿乎。惟其不念漂母之言。是以生既為漂母所哀。歿亦不免為漂母所哀也。

讀淮陰侯傳

（月洲遺稿）

芑咄汝海龍王。敢拒王師東運糧。咄汝北條虜。比我平家白面豎。天子節刀在手中。陸屠猾賊海屠龍。莫唾相公面。假鬚猙猙猶存。舊人奴。奴握四海非奴力。祖宗生汝匡王國。

太閤既戡定關西。東諸侯亦皆送款。獨北條氏政恃險遠。拒命不來。曰。昔者平軍東下。至富士川。聞鷲鳴起。而驚潰。關白亦如此爾。太閤聞之。怒曰。氏政敢以我比平家乳臭兒邪。乃奏請東伐。海運兵糧。時舟路久絕。衆憚風濤。曰。海龍王為祟。太閤咄曰。何物龍王。敢得沮王師哉。作檄投海而過。王制命將討賊。必投節刀。此禮久廢。太閤復舉之。陛受節刀。誓師而發。自裝假鬚。以助威容。遂平關東。斬氏政。梟首于京師。

罵龍王

(日本樂府)

〔三〕東海大魚奮鬣尾。蹴起黑波汙黼衣。隱鳥風雲重慘毒。六十餘州總鬼虺。誰將隻手排妖氛。身當百萬哮闐群。揮戈擬回虞淵日。執雷同斲即墨雲。關西自有男子在。東向寧為降將軍。旋乾轉坤

荅值遇。洒掃輦道迎鑾輅。論功睢陽最有力。謾稱李郭安天步。出將入相位未班。前狼後虎事復艱。獻策帝閭不得達。決志軍務豈生還。且餘兒輩繼微志。全家血肉殲王事。非有南柯存舊根。偏安北闕向何地。攝山逶迤海水碧。吾來下馬兵庫驛。想見訣兒呼弟來戰。此刀折矢盡臣事畢。北向再拜天日陰。七生人間滅此賊。碧血痕化五百歲。茫茫春蕪長大麥。君不見君臣相圖骨肉相吞。九葉十三丘何所存。何如忠臣孝子萃一門。萬世之下一片石。雷無數英雄之淚痕。

謁捕河州墳
有作

(山陽詩稿)

〔世〕文政之元十一月。吾下筑水儻舟筏。水流如箭萬雷吼。過之使人豎毛髮。居民何記正平際。行客長思己亥歲。當時國賊擅鴟張。七道望風助豺狼。勤王諸將前後沒。西陲僅存臣武光。遺詔哀痛

猶在耳。擁護龍種同生歿。大舉來犯彼何人。誓剪滅之報天子。河
亂軍聲代銜枚。刀戟相摩八千師。馬傷胄破氣益奮。斬敵取胄奪
馬騎。被箭如蝟目。皆裂六萬賊軍。終挫折。歸來河水笑洗刀。血迸
奔湍噴紅雪。四世全節誰儔侶。九國逡巡征西府。隸萼未肯向北
風。殉國劍傳自乃父。嘗卻明使壯本朝。豈與恭獻同日語。丈夫要
貴知順逆。少貳大友何狗鼠。河流滔滔本不還。遙望肥嶺嚮南雲。
千載姦黨骨亦朽。獨有苦節傳芳芬。聊弔鬼雄歌長句。猶覺河聲
激餘怒。
下筑後河過菊池正
觀公戰處感而有作 (同上)

世左馬助嘉明。沈勇而有識量。其待諸臣。恩威兼洽。嘗好聚船載
甕器。每明商至長崎。託而致之。家有青甕鍾子淺碟各十枚。嘉明
最愛玩之。有佳客輒供之。一日侍臣某誤墜之地。破其一枚。侍臣

思主怒。恐惶待罪。嘉明聞之。如有所思。乃召侍臣曰。汝勿患。我豈
為小過棄一士耶。因呼取其餘九枚。盡毀之曰。汝等勿謬以我為
洩憤之舉。吾有所大悔也。顧使此器永存。每後來供客人。必曰某
年某日某姓名破其一。是以唯九。此則以器玩之故。永遺一士罪
名也。吾心所甚憎。是以如此。蓋自此絕意。不復愛奇物。

寧靜子曰。東坡云。人能讓千金之璧。不能無失聲於破釜。非謂鄙
吝之心。不覺發露耶。今也人破其所愛名器。而恬然不怒。更毀其
餘。以滅破者之跡。寧有曠懷灑脫如此之人耶。東坡又云。寓意於
物。雖尤物不足以為病。嘉明氏之愛甕器。其殆寓意之善者歟。

(近古史談)

世古之聖賢。說思之有功于問學。不可勝言。夫子以學與思相對

說而其功相等何也。蓋學貴自得。苟不慎思。則雖博學審問。不能融會貫通。而得之於己。故程子曰。為學之道。必本於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然則思之功。其義大矣哉。余自十四五歲。頗知聖學之可尚。而好誦讀經傳。自幼至老。晨昏不廢。妄意有欲自得之志。且稟性拙鈍。而闇機務。是以無他事縈念。嘗以講學之事。為當務急。故平生不喜作拙詞泥訓詁。而作無益曠學功焉。居間讀書之時。每有心生疑惑。則欲開通。而恭默思之。思之弗得。弗措。精氣之極。似有鬼神教之。於此乎。每有會心。則記之策。積歲而成編。雖僭忘之罪。固不可逃。庶乎愚者千慮有一得。嗚呼。老懶之至。不能修改舛訛。自以為憾而已。然鄙陋之作。奚待後世之子雲乎。故非敢欲傳諸達識。將以備衰殘之廢忘。且以欲遺之後裔。而為家訓云。

爾。

慎思錄自叙

(慎思錄)

齒史之課童子者。莫善于編年。故國史略。皇朝史略等書。學校以之教兒童。為日既久。日本外史。雖非編年。而以其文辭俊爽。煩簡得宜。幾乎家傳戶誦矣。頃鹿兒島重野士德氏。同其友人數輩。著編年日本外史。乞余序。受而閱之。雖原于賴氏之書。而以事繫年。體裁一新。錯綜變化。別出機軸。允為讀史者之寶筏。不啻為幼童課業之好書也。乃不辭而作之敘。曰。世局日變之際。學問文藝。何獨得不與之日變也。今之論者。或欲廢漢字。或欲限用之。或欲端用國字。或獨用羅馬字。紛紛是非。果何日而決耶。余謂學問文藝之事。多多益善。其舊者。何必厭而棄之。其新者。何為拒而絕之。漢字行于我邦。二千有餘歲。如詩古文。我邦輒近。實勝于古昔。而日

用話說漢語之雜者十而六七矣。今欲廢漢字或欲限用之均皆不可行也。與其偏廢而偏用置軒輊于其間孰若新舊駢陳自佗竝進使其得氣勢占上流而任其變之所往乎。余近聚徒教授而深悟于洋學者之不可不修漢學也。無漢學而從事洋學者勤苦五六年尚不能敵修漢學者之一二年。洋學進步之遲疾視漢學得力之淺深蓋漢學之有益于人如此。雖然在今日修漢學尤不可不避煩難而就簡便則如茲書者誦讀之間不獨識漢字通文義兼又可記本邦之事實一舉兩得莫斯為便。西人曰工藝之書愈新愈善詩文史筆愈古愈妙如此書者後人豈能出其右哉。故學問文藝雖日變而上此書之行其必不逐時代而變也信矣。吾聞近者桑方西斯哥一巨農捐田地值數萬金者謀建日本支那

學校募學師生徒習其語言文字嗚乎彼方始汲汲乎和漢之學而我乃欲偏廢而弗講可乎哉。吾知此書若航而到彼其必視為東洋學海之津筏蓋有不容疑者焉。

編年日本外史
敘中村正直

(編年日本外史)

筮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闈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潔爾晨餐

循彼南陔厥草油油眷戀庭闈心不遑留彼居之子色思其柔馨爾夕膳潔爾晨羞

有獺有獺在河之涘陵波赴汨嗷嗷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唯禽之似曷增爾虔以介丕祉

補南陔三章

晉

束哲

(文體明辨)

樊陳成子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論語）

世偽周武氏者。性非和順。地實寒微。昔充太宗下陳。曾以更衣入侍。洎乎晚節。穢亂春宮。潛隱先帝之私。陰圖後房之嬖。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王踐元后於罽翟。陷吾君於聚塵。加以蜚蜴爲心。豺狼成性。近狎邪僻。殘害忠良。殺姊屠兄。弒君鳩母。人神之所同嫉。天地之所不容。猶復苞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別宮。賊之宗盟。委之以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祭帝后。識夏庭之遽衰。敬業皇唐舊臣。公侯冢子。奉先君之成業。荷本朝之厚恩。宋

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袁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用氣憤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順宇內之推心。爰舉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越。北盡三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海陵紅粟。倉儲之積靡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頽。叱咤則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圖功。何功不克。公等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於話言。或受顧命於宣室。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杯之土未乾。六尺之孤何託。儻能轉禍爲福。送往事君。共立勤王之圖。無廢大君之命。凡諸爵賞。同指山河。若其眷戀窮城。徘徊岐路。坐昧先幾之兆。必貽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爲徐敬業以武后臨朝移諸郡縣檄

唐駱賓王

（文體明辨）

真卿字清臣。玄宗朝爲平原太守。初知安祿山將反。因霖雨脩城濠。儲倉廩。祿山旣反。牒真卿將兵防河津。真卿遣使間道奏之。玄宗始聞河北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人義士耶。及奏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真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真卿又使親客密懷購賊牒。詣諸郡。及召募勇士。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祿山使其黨齋先陷東京時。歿節臣李愷。盧奕。蔣清三人之首。徇河北諸郡。至平原。真卿執使斬以徇。取三首。結芻續體。棺斂葬之。爲位祭哭。由是諸郡多殺賊相應。共推真卿爲盟主。真卿從兄常山太守杲卿亦方起兵討賊。會真卿自平原遣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杲卿乃以謀擒斬賊將等。遂散井陘之敵。解饒陽之圍。於是河北響應。凡十七郡。同日皆歸朝廷。祿

山方欲攻潼關。聞之不能進而還。時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賊將史思明等卒引兵至城下。杲卿晝夜拒戰。鄰郡守將擁兵不救。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送祿山。祿山數之曰。我奏汝爲官。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牧羊羯奴。天子擢汝爲三道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世爲唐臣。祿位皆唐有。雖爲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爲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反也。臊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縛而罵之。比歿罵不絕口。賊鉤斷其舌。顏氏死者三十餘人。繼真卿又破賊拔郡。軍聲大振。平盧軍將劉客奴等遣使與真卿相聞。請自効。真卿惟一子才十餘歲。使踰海詣客奴。爲質。軍中固請留之。不從。尋潼關失守。玄宗出奔蜀。而賊遂陷長安矣。於是太子亨卽位于靈武。是爲肅宗。真卿自河北以蠟

九達表於靈武。肅宗加官真卿，拜致赦書。真卿即頌下諸軍，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徇國之心益堅。未幾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兩京，而李光弼又屢敗思明等。賊勢大衄，而唐朝再興焉。真卿復朝爲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繩治如平日。百官肅然，宰相厭其言出之。尋召爲刑部侍郎。時李輔國方藉勢，貳閒兩宮，而玄宗遂遷西內。真卿首帥百寮上表，請問玄宗起居，輔國惡之。又奏貶之。代宗自陝還也。真卿時爲尚書右丞，請先謁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啗之，載時專權，多引私黨，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給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而後奏聞。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李林甫爲相，深疾言者，下

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於今日，其所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羣臣猶莫敢盡言。況今宰相大臣裁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鉗口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爲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復誣貶之。至德宗朝，揚炎當國。時真卿還在朝，亦以直不容。及盧杞爲相，益惡真卿，欲復出之。會李希烈反，陷汝州。德宗問計於杞，杞曰：「誠得孺雅重臣爲陳禍福，可不勞軍旅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信服。真其人也。真卿時爲太子太師，乃詔遣真卿宣慰希烈。舉朝聞之，失色。真卿乘驛至東都，畱守止之曰：「往必不免，宜少畱須後命。」真卿曰：「君命也將焉避之。」遂行。既至，欲宣詔旨，希烈使兵環繞

慢罵拔刃擬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乃麾眾令退。就真卿館。逼使上疏雪己。真卿不從。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欲遣真卿還。會降將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慙密言希烈。留真卿不還。時朱滔等四人僭王號。各遣使詣希烈勸進。希烈示之。真卿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真卿曰。此乃四凶。何謂四王。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邪。他日四使同在坐。謂真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曰。汝等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且八十。官太師。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脇乎。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庭。云將阬之。真卿怡然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

邪。希烈乃謝。荆南節度使張伯儀與希烈兵戰敗。亡其所持旌節。希烈使人以旌節及首級示真卿。真卿號慟投地。絕復蘇。自是不復言。會希烈黨周曾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為帥。事洩。曾死。希烈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謀稱帝。遣使問儀。真卿曰。老夫嘗為禮官。所記惟諸侯朝天子禮耳。希烈遂譖號。遣其將辛景臻謂之曰。不能屈節。當自焚。積薪灌油於其庭。真卿趨赴火。景臻遽止之。久之。希烈卒遣人殺真卿。終死焉。年七十六。

唐太子太師顏真卿

(靖獻遺言)

堯維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匡輔朕躬。繼絕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震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

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弔。事臨垂克。遭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所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為忠武侯。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嗚呼哀哉。嗚呼哀哉。

諸葛亮哀冊

漢後主

(三國志)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雍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弃羣臣。孝惠皇帝卽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諄暴乎治。諸呂為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為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卽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

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為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為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為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為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為帝。兩帝竝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為也。願與王分棄前患。從今以來。通使如故。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為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憂存問鄰國。

賜尉佗書

漢文帝

(漢書)

四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訶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也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也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殺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快心匈奴非長策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辟地千

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發天下丁男以守河北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計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饌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路死者相望蓋天下始畔秦也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進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夫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浚讎不足以償天下之

費。夫上虛府庫。下敝百姓。甘心於外國。非完事也。夫匈奴難得而制。非一立也。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弗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立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之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而有離心。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詳察之。少如意。而熟慮焉。

論伐匈奴書

漢主父偃

(漢書)

四漢室不幸。皇綱失統。賊臣董卓。乘釁縱害。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剪覆。四海克州。刺史代。豫州刺史。陳雷太守。魏東郡太守。瑁。廣陵太守。超等。糾合義兵。竝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

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隊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

與克豫刺史。共討董卓盟。漢臧洪

(後漢書)

四棲守道德者。寂寞一時。依阿權勢者。淒涼萬古。達人觀物外之物。思身後之身。寧受一時之寂寞。毋取萬古之淒涼。耳中常聞逆耳之言。心中常有拂心之事。纔是進德修行的砥石。若言言悅耳。事事快心。便把此生埋在鴆毒中矣。疾風怒雨。禽鳥戚戚。霽日光風。草木欣欣。可見天地不可一日無和氣。人心不可一日無喜神。好動者雲電風燈。嗜寂者死灰槁木。須定雲止水中。有鳶飛魚躍氣象。纔是有道的心體。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以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菜根譚)

四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敢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故齊之治也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爲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爲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

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相慶矣仲以爲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爲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之虐不如孝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得爲諸侯之盟主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有老成人焉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

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遂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論 蘇洵

(文章軌範)

四蘇子美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為率。公深以為疑。密使覘之。子美讀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狙擊秦皇帝。撫掌曰。惜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於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君臣相遇。其難如

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此下物。一斗不足多也。

(世說新語)

四父母養其子而不教。是不愛其子也。雖教而不嚴。是亦不愛其子也。父母教而不學。是子不愛其身也。雖學而不勤。是亦不愛其身也。是故養子必教。教則必嚴。嚴則必勤。勤則必成。學則庶人之子為公卿。不學則公卿之子為庶人。

柳屯田勸學文

(古文前集)

四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夫子房受書於圜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

有隱君子者出而試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當韓之亡秦。方盛也。以刀鋸鼎鑊待天下之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責育無所復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于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蓋亦危矣。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之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伊尹太公之謀。而特出於荆軻聶政之計。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之老人所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臚而深折之。彼其能有所忍也。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子可教也。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遂舍之。勾踐之困於

會稽。而歸臣妾於吳者。三年而不勸。且夫有報人之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房之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深折其少年剛銳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卒然相遇於艸野之間。而命以僕妾之役。油然不怪者。此固秦皇之所不能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而項籍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項籍惟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當淮陰破齊。而欲自王。高祖發怒。見於辭色。由此觀之。猶有剛彊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太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留侯論
蘇軾

(唐宋八大家文讀本)

臣竊以和戰守三者一理也。雖有高城深池，弗能守也。則何以戰。雖有堅甲利兵，不能戰也。則何以和。以守則固，以戰則勝。然後其和可保。不務戰守之計，惟信講和之說，則國勢益卑，制命於敵，無以自立矣。景德中，契丹入寇，罷遠幸之謀，決親征之策，捐金幣三十萬，而和約成。百餘年兩國生靈，有皆賴其利。則和戰守三者得也。靖康之春，粗得守策，而割三鎮之地，許不可勝計之金幣，以議和。懲劫寨之小衄，而不戰。和與戰兩失之。其冬，金人再寇畿邑。廷臣以春初固守為然，而不知時事之異，膠柱鼓瑟。初無變通之謀，內之不能撫循士卒，以死捍賊；外之不能通達號令，以督援師。金人既登城矣，猶降和議已定之詔，以款四方勤王之師，使虜得

逞其欲。凡都城玉帛子女，重寶圖籍，儀衛輦輅，百工技藝，悉索取之。次第遣行，及其終也，劫質二聖，巡幸沙漠。東宮親王，六宮戚屬，宗室之家，盡驅以行。因逼臣僚易姓建號。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此之甚者。是靖康之冬，并守策失之，而卒為和議之所誤也。天佑有宋，必將有主。故使陛下脫身危城之中，總師大河之外，入繼大統，以有神器。然以今日國勢，揆之靖康之初，其不相若遠甚。則朝廷所以捍患禦侮，數寧萬方者，於和戰守當何所從而可也。臣雖不知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為然。豈非以二聖播遷，陛下父兄沈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竊以為不然。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于滎陽，成臯間，太公為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

顧其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之術也。晉惠公為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靖國人。其言曰。失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之術也。今有賊盜于此。劫質主人。以兵威臨之。不敢加害。以卑辭求之。則所索彌多。往往有不可測之理。何則。彼為利謀。凌懦畏強。而初無惻隱之心。故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又將隨其計中。以和議為信。然後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不予之。是陛下之忘父兄也。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少有釁端。前所

予者。其功盡廢。遂當拱手以聽命而已。昔金人與契丹二十餘戰。戰必割地厚賂以講和。既和則又求釁以戰。卒滅契丹。今又以和議惑中國。至於破都城。滅宗社。易姓建號。其不道如此。而朝廷猶以和議為然。是將以天下卑之敵國而後已。臣愚竊以為過矣。為今之計。無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而攻戰則姑候於可為之時。蓋彼既背盟劫質。地不可復予。惟以二聖在其國中。不忍加兵。俟其入寇。則多方禦之。所破城邑。徐議收復。建藩鎮於河北河東之地。置帥府要郡於沿河江淮之南。治城壁。脩器械。教水軍。習車戰。凡捍禦之術。種種具備。使進無抄掠之得。退有邀擊之患。則雖時有出沒。必不敢深入。憑陵三數年間。生養休息。軍政益脩。士氣漸振。將帥得人。車甲備具。然後可議大舉。振天聲以討之。以報

不共戴天之讐。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能自強如此。豈徒不敢肆兇。而二聖保萬壽之休。亦將悔禍率從。而鑿輿有可還之理。倘捨此策。益割要害之地。奉金幣以予之。是倒持太阿。以其柄授人。藉寇兵而資盜糧也。前日既信其詐謀以破國矣。今又欲蹈覆車之轍。以破天下。豈不重可痛哉。或謂疆弱有常勢。弱者不可不服於強。昔越王勾踐卑身重賂以事吳。而後卒報其恥。今中國事勢弱矣。盍以勾踐為法。卑身重賂以事之。庶幾可以免一時之禍而成將來之志乎。臣以為不然。夫吳伐越。勾踐以甲楯三百棲於會稽。遣使行成。而吳許之。當是時。吳無滅越之志。故勾踐得以卑身厚賂以成其謀。枕戈嘗膽以勵其志。而卒報吳。今金人之於國家如何哉。上自二聖東宮。下逮宗室之係於屬戚者。悉驅之以

行。而陛下之在河北。遣使降偽詔以宣召。求之如是甚急也。豈復有恩於趙氏哉。雖卑身至於奉藩稱臣。厚賂至於竭天下之財以予之。彼亦未足為德也。必至於混一區宇而後已。然則今日之事。法勾踐嘗膽枕戈之志則可。法勾踐卑身重賂之謀則不可。事固有似是而非者。正謂此也。然則今日為朝廷計。正謂歲時遣使。以問二聖之起居。極所以崇奉之者。至於金國。我不加兵而待其兵勢既強。然後可以興師邀請。有此武功。以俟將來。此最今日之上策也。古語有曰。願與諸君共定國。是夫國是定。然後設施注措。以次推行。上有素定之謀。下無趨向之惑。天下之事。不難舉也。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且和且戰。論議紛然。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臣故陳之和戰守三說以獻。伏願陛下

斷自淵衷。以天下為度。而定國是。則中興之功可期矣。取進止。

議國是劄子

李剛

(獻替錄)

兗宋狄青字漢臣。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固請以侍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於行伍。若以侍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鄜延。居臣麾下。沈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時余靖軍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某將萬人擊智高。戰敗。遁歸。青至賓州。余陳皆來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

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視。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智高大敗。捷書至上。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能平。今日皆卿功也。

(宋名臣言行錄)

季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大學)

五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

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中庸）
三青石出自藍田山。兼車運載來長安。工人磨琢欲何用。石不能言我代言。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辭。願為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義心如石屹不轉。死節名流確不移。若觀奮擊朱泚日。似見叱呵希烈時。各於其上題名謚。一置高山一沈水。陵谷雖遷碑獨存。骨化為塵名不死。長使不忠不烈臣。觀碑改節慕為人。慕為人勸事君。

青石。激忠烈也。

（白氏文集）

和漢文類二編下卷 終

二篇輿書

明治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版權所有屆
同 十八年三月七日訂正再版屆

京都府藏板

京都三條通寺町西入十六番戶

製本所 杉本甚介

終

